

◎盛世华光

南昌的现代传奇

冯 艺



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派大将陈婴南征，筑造豫章郡城，取名“南昌”，意指“南方昌盛”。南昌，“物华天宝”“人杰地灵”“一川无限风光”，是中国思想开放早、经济开始繁荣的地区之一。古代文人多是哪儿繁华就奔哪儿去，于是，留下许多诸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“十里芙蓉，海神捧出”“层峦耸翠”“飞阁流丹”的繁华诗词。

读着一首首流传千年的美好诗词，2022年的夏天，我在滕王阁上，面对浩瀚赣江，眺望两岸，高楼鳞次栉比；纵横交错的交通、车水马龙，构成了南昌的骨骼和血液，脉动着古老城市大踏步向现代化都市迈进。

我寻思着这片土地上的风尘旧梦，默念着这片土地上灼热而纯粹的歌与诗；更想聆听这片醇厚土地的声音，寻找富庶之地、英雄之城发展变化的真实步履。

城市的年轻总是这样，在时间的流逝中，一圈一圈地描画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曾经无数次乘坐过波音、空客飞机飞越国内外的上空，也无数次梦想乘坐我们的国产大飞机遨游蓝天。我来到中国商飞江西生产和试飞中心，跟随技术员的脚步，聆听国产大型客机的研发历程、设计理念，实地探访宽敞明亮的厂房。在总装车间里，我见到一个个忙碌的身影……“要知道，制造商用大飞机，我们面临的技术难题绝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增加，在国外许多尖端技术都属于专利，我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都在一个一个解决。”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，中国商飞的科技人员只争朝夕，潜心钻研，励精图治，一丝不苟，克难攻坚，不断取得重要的成果，处处表现出严谨周密的工作态度。

一位科技人员对我说：“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，我能经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和生产，实属难得，现在又赶上研发国产大飞机最好的时代，真的很幸运。”他们在繁忙工作，与他们的对话尽管短暂，但我从中听到了自豪的声音，情感饱满而内敛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制造充满信心，并葆有旺盛的科学态度和拼搏精神。

试飞中心外，是一条宽阔的飞机跑道，大飞机正带着满满的祝福和自豪顺利起飞，展翅奔向全国各地多个机场，全面开展失速、动力、性能、操控、飞控、高温、高寒等科目试飞。“为保证飞机具备足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，适航取证的试验项目多、难度大、时间长，有数百个科目要

进行试飞。”在现场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商飞的“科技中国梦”，实实在在看到了“南昌制造”背后无数科技人员不懈的坚持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上大学前，我曾在一个工厂当过电焊工。走进江铃汽车新能源汽车公司的焊装车间那一刻，突然有一种重返故乡的心情，想起了自己在酷暑中，在高温的焊装车间，右手持焊枪，左手拿着防护镜，眼前火花飞溅的情形，尽管有防护镜，强烈的焊光也常常会把眼睛刺伤。

如今宽阔明亮、干净整洁的焊装车间，屋顶采用光伏空调系统，温度宜人，绿色环保，节能降耗，整个生产流程采用先进、高效、可靠、安全的智能生产设备。焊接不再需要人工操作，机器人自动臂精准点焊，没有火花飞溅，无烟尘排放，这一切今非昔比，简直太神奇了！偌大的车间所见到的工人寥寥可数，且清一色是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大学生、研究生或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。他们聪明、专业，充满活力，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本岗位操作技能，迅速成长为出色的技术人才，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，成为科技含量更高的骨干力量。令我感到神奇的还有车间数控中心，在这里可以随时监控整个车间焊装的生产现场，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就会反馈到电脑的屏幕上，并出现红点，因而确保了汽车质量符合标准，无论在涂装、总装车间，处处都体现科技的创新理念，处处皆是令人耳目一新的“中国制造”。

置身现代化的制造现场，回想当年我在焊装车间的一切，都已成为了汽车后视镜里的风景，渐行渐远了。当我在厂区试车道路上，第一次试驾刚刚下线的新能源

汽车时，脚轻轻一踩，速度马上跟上，电机反应十分灵敏，丝毫没有换挡的顿挫感，静谧，流畅。这种科技感和舒适度，创造了汽车之美。作为一个具有30年驾龄的老司机，“中国制造”满满的幸福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，兴奋不已。

天下可以很大，也可以很小。每个活生生的独立体，都有自己所认知的特定天下。当年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在隆中三顾茅庐，首先听到的是诸葛亮的“一席天下宏论”，从此，他就在一个清晰的天下概念里打下了自己的蜀汉江山。一部三国，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神机妙算的诸葛亮，更让人感慨那书生肚子里，竟装下了如此这般的天下风云。

天下无穷，能有几天天下，首先在于你是否真正了解所面临的天下格局，是否有足够的远见、胆识、智慧和激情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南昌的“中国制造”，始终在谋求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天下之一极。这，指的是以国产大飞机、新能源汽车生产等一批新兴产业创新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天下。

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时代，人，往往都被局限在一个或者几个有限的领域，一个人即使再有能耐，其力量也不不过如一滴水之于大海。一个企业，一座城市也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升级，不断释放潜力。

无论是中国商飞江西试飞中心，还是江铃汽车，都从未丢掉忧患意识，他们在走第一步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想到下一步怎么走。比如，中国商飞在大飞机的研发和生产上主动作为；江铃集团在高端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后，开始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合作，迈向国际化进程。“世界对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和好奇，我们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‘中国制造’，让他们看到我们高端、高质量而且新能源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形象。”江铃集团的工程师如是说。

所以，南昌就会产生像宋人王义山在《念奴娇·南昌奇观》所写“鸾鱼飞跃，活机触处泼泼。容寄巨笔如椽，迎来一记，赢得芳名姓。”这样壮阔的诗词。南昌的生机勃勃，是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科技的交相辉映，历史再一次被凝重回望与深情致敬，这是一座古老城市的现代传奇。



秋雨

张 宏

我生在秋天，在陕西关中这个地方，秋天是多雨的季节，生在秋天的人，可能都喜欢雨。

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，我的奶奶告诉我一句话，“老云接爷，等不到半夜”，奶奶所说的爷就是太阳，在关中平原，老百姓将太阳称为爷，当西山的乌云迎接太阳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的家乡半夜之前必然会有一场大暴雨。

那个时候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住在老家，相依为命。半夜时，听着远远的雷声滚滚而来，我害怕极了，一声巨响，在头顶炸裂，我感觉到天地要崩塌，瞬间瓢泼大雨从天上滚落到我们的前院后院，院子变成了一片海洋。我们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，一串串的水珠，从房上漏下来，我感觉房子就要塌下来了。由于雨太大，后院的雨水积满了，通过客厅哗哗地流向前院，我们的客厅变成了滚滚的河流。小小学龄的我，害怕雨，尤其害怕那种大暴雨。

我和奶奶特别渴望有更多的客人来家里。有一天我的姑姑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奶奶，呆在家里和奶奶又说又笑，我围在她的身边又蹦又跳。然而，下午她又回家来了，恰恰这个时候，天上下起了雨。姑姑站在门口很犹豫，不知道应该冒雨回去，还是应该留下来，她家还有几个孩子在等着她。这种秋天的雨，一下就是好几天。我知道姑姑心里着急，姑姑让我拿着一个洗衣的棒槌栽在院子里，说着陕西的方言，“天啊天啊你别下，给你栽个棒槌娃”，她想用这样最传统的民俗，让老天爷

停止下雨，让她回家。

小时候没有广播，也没有电视，特别幸福的一件事，就是在秋雨的季节里，和堂哥堂姐们一起坐在炕上聊天。听着淅淅沥沥的秋雨，盖着暖和的被子，一家人愉快地聊着家长里短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大人们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希望我能走出这个古老的村庄，干出一番事业来，我的梦想就是在那些雨中开始的。

记得有一个下午，瓢泼大雨落在田野，刹那间就变成一条河流。我的家乡在高原和平原过渡带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水，就像一片海洋，我们特别惊奇。看着这汪汪的水在田野里，看到雨后一群群燕子飞翔，看着太阳在乌云下慢慢地西沉，看着一道道彩虹在天空中飞扬，我感觉那就是一个老天爷的舞台，现在想起来，比任何一个电影的场景都更优美和让人神往。

后来我上大学了，据说我们过去的校长来自南京，所以校园里栽满了梧桐树，到了秋天，梧桐叶铺天盖地地遮着阴凉。9月到10月之间是关中的雨季，秋雨一下就是一两个星期，连绵不断。梧桐树的叶子，在雨中落在路上，同学们悄然地踏在叶子上。每当上课或下课的时候，一把把雨伞，一片片落叶，一滴滴雨水，构成了一幅让人难以忘怀的青春之歌。母校这种生动的画面，永远留在我的脑海。所以，只要我回到西安，只要有下雨的一天，我都会想着在这天，撑着一把雨伞到母校的校园里走一走。

大学的时候，我在广播站兼职，与不

同系别同学谈诗弄文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这首诗描写的不仅仅是一场雨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，更描写了一个青春，一个追忆，一个梦，其实是所有人的梦，青春的梦：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

后来在厦门工作，同样是夏末秋初，一场大雨不期而来，整个中山路和中山公园变成一片汪洋，我接到了总经理的电话，让我到公园看看小春楼是否被大水淹了。雨水将中山公园包围，我和同事是游泳过马路的，翻过墙来到了单位的小春楼餐厅，看到餐厅安然无恙，站在湖边，似乎有一种英雄气概。

在海外工作的时候，一个人特别想念亲人和孩子，那时候最害怕下雨，但是又特别渴望下雨。每下雨的时候，我开着车行驶在陌生的、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地方的道路上，听着雨滴滴答答地洒落在车顶，有一种忧愁，是一种幸福的忧愁，忧愁的是我的亲人在远方，幸福恰恰就是这雨声，它敲打在我身边，就像亲人亲切的声音。

今天又下雨了，每当下雨的时候，我都思绪万千，雨给我带来回忆，也使我沉思，雨也给我带来了明天的希望，雨更使心灵得到了共鸣，我突然感到这就是上苍给我们的甘霖，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，让我们彼此爱着的人理解相互的心。

青甸与太和

尹学芸

总之青甸大洼在我看来不同凡响，直到现在也是。

蓟州人习惯说东西两洼，西指青甸，东便是太和。我认识太和较晚，二十几岁的时候去看一个朋友，那天是正月初六，在她家里吃了顿白菜馅饺子，外面刮着白毛风，是一路走回来的。后来又在某年的正月初六驱车走了一趟太和洼，只记得路况差，许是因为冬日萧条，望向哪里都灰扑扑。这是十几年前的事。要说太和和洼离我家也就几公里，但因为隔了州河，便觉得遥远而神秘。村里不时有姑娘嫁过去，或媳妇娶过来，我们都像是看西洋景。她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原来她们都有一双灵巧的手，会织蓆子。多年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，说太和洼盛产芦苇，那些编织物要被车皮装走，卖到新疆，我感到非常惊奇。洼里有一条辽运河，滋润两岸土地，我闻所未闻。洼里遍地芦苇，可我一棵也没见过。太和洼如此陌生，会令人生出不甘来。到我终有一日走到辽运河边，村民的瓦屋沿河矗立，鳞次栉比。只是河里没水，那些芦苇连同它们的根系早已不知去向。

某一天，我把两个大洼的名字放在一起，忽然心有所动。它们是被同时命名么？它们是被同一个人命名么？联想两边洼区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点，便愈发觉得有趣。如果只看任何一个名字，都不会有这种触动。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就让人生出了探究的心。中国人对太和不生疏，历史上有64年作为帝王年号。故宮有太和殿，那是皇帝议事的场所。陆游有诗曰：“白头万事都经遍，莫为悲伤损太和。”又上升到了精神层面。太和是大词，就像三生万物，有无穷尽之感。放到青甸面前，便觉得是种补充和释义，在告诉你，天道自然，缘何这样。

没有太和，青甸啥也不是。没有青甸，太和啥也不是。它们相互比拟互为参照，形成了不一样的水土，养育了不一样的文化和族群。

我问朋友：你猜，是先有青甸还是先有青甸村？他说先有青甸村。我说，若不是太和洼旁有个太和村，我也如你这样想。



慈母手中线

庄 雨（澳大利亚）

有一件少女时代的连衣裙一直漂浮在我的记忆中。腰间缀着一些美丽的小玫瑰，是妈妈一针一线手绣的。线要在针上缠绕很多圈，再推下去固定成花瓣，肿嘟嘟极了花瓣的自然卷曲。这样绣好的玫瑰有立体感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它虽然很漂亮，但太引人注目，让害羞的自己觉得紧张。于是我基本上拒绝穿。

等自信和年龄一起增长，忽然很想找出小时候的衣服。那些妈妈亲自缝制的罩衫和裙装，上面带着她亲手绣的花。

“我那件带刺绣的连衣裙呢？”大学假期回来，我翻箱倒柜，问母亲。“早就送人了！你又不喜欢。”“谁说不喜欢啦？就是看一看也好啊！”母亲对我的无理取闹无言以对，只好微笑着看着我。不好意思起来。连衣裙没有，那些精致的花朵就这样永远盛开在印象里。

一直到现在，每当我穿上漂亮的衣衫出门，受到同伴夸奖，总要炫耀：妈妈做的，或者，妈妈买的。同伴通常会瞪大眼睛，啧啧称赞说，你妈妈真比你时髦多了！小时候过新年，一定要穿新衣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新衣一定是妈妈亲手做的。在进入正月之前，新衣就差不多完工了。好多个夜里，我打着哈欠入睡，还能听到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。母亲在为赶制新衣进行一道道工序。除夕夜，吃完饺子和丰盛的炸鱼、丸子、藕盒、麻花、酥饼，一觉醒来，新衣服已经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旁，就像变魔术。大年初一，欢天喜地穿起来，这一整天就都充满了新气象。这样精巧的缝纫手艺使得母亲对绣花无所不通。

舅母也喜欢做针线，时常和母亲一起切磋。除了针线，当然还有厨艺。某一年的元宵节，我们去舅舅家做客，发现舅母做元宵使的是老办法：馅料混合了核桃碎、芝麻、花生、白糖和猪油，再碾成蚕豆大小。在大簸箩里放些糯米粉，不断洒水，让馅料小粒在簸箩中滚动。它们不停沾上濡湿的糯米粉，变成大小不一的白团子，像小小的雪球。煮出来略呈现半透明状，香甜可口。

晚上，在院子里嬉戏，抬头看到一轮鹅黄色大球低低悬在天上。不由看呆了。那是什么？月亮啊，舅母笑着说。月亮不是白的吗？我疑惑地问。舅母正色道：这是新月，月亮刚出来。那天的梦里，新月变成了一盏正月十五的灯笼。后来舅母问我母亲：听说儿童服装厂有刺绣的活儿外派，你不想干？母亲马上说，好啊！就是不知道咱的活儿能符合人家的标准吗？舅母说，咱们可以去看看样子。两个人商量好时间去了一趟服装厂。看了别人送回来的合格绣品，是真好，绣面平整光洁，花瓣纹路匀称、色彩和谐。她们禁不住夸奖：多好看啊！花是花，叶是叶的。两人当天就领了样子，答应回家试着绣，绣好了拿来验收。

吗？我疑惑地问。舅母正色道：这是新月，月亮刚出来。那天的梦里，新月变成了一盏正月十五的灯笼。

后来舅母问我母亲：听说儿童服装厂有刺绣的活儿外派，你不想干？母亲马上说，好啊！就是不知道咱的活儿能符合人家的标准吗？舅母说，咱们可以去看看样子。

两个人商量好时间去了一趟服装厂。看了别人送回来的合格绣品，是真好，绣面平整光洁，花瓣纹路匀称、色彩和谐。她们禁不住夸奖：多好看啊！花是花，叶是叶的。

两人当天就领了样子，答应回家试着绣，绣好了拿来验收。

可得仔细，这些绣花的连衣裙是要做外贸出口的。人家叮嘱道。放心吧。

晚饭收拾完碗筷，母亲摆出了绣花摊子，还有各种颜色的绣花线，各种型号的绣花针，一字排开。“你们眼睛好，过来帮我穿针。”我们姐弟乐意效劳。很快，粉的、绿的、红的、鹅黄、杏黄还有各种紫色的丝线从一个泡沫塑料盒子的边缘垂下来，像一挂微型的彩色瀑布。起初，妈妈绣得很慢，小心翼翼，也不小心刺破过手指，但是不久就熟练了。让丝线在自己手指的舞蹈中，慢慢成长为五颜六色的玫瑰、合欢、向日葵和小喇叭花。妈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，温柔浇灌出美丽的花园。

我惊喜地看着丝线上下翻飞，化作美丽的花枝招展，觉得母亲简直就像个英雄。真漂亮！我满眼含笑地赞美着母亲。母亲那时靠晚上绣花贴补家用。她完全没有意识到：改革开放的暖风正鼓吹吹拂，席卷而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针行走近一个小时后，猛一抬头，哎呀一声，母亲惊呼：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呢？眼睛的过度劳累造成了她短暂性失明。这让吓坏了母亲。全家决定没有意识到：改革开放的暖风正鼓吹吹拂，席卷而来。终于有一天，母亲针行走近一个小时后，猛一抬头，哎呀一声，母亲惊呼：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呢？眼睛的过度劳累造成了她短暂性失明。这让吓坏了母亲。全家决定没有意识到：改革开放的暖风正鼓吹吹拂，席卷而来。终于有一天，母亲针行走近一个小时后，猛一抬头，哎呀一声，母亲惊呼：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呢？眼睛的过度劳累造成了她短暂性失明。这让吓坏了母亲。全家决定没有意识到：改革开放的暖风正鼓吹吹拂，席卷而来。